

欽定宋史

卷三百九十八之四百八

卷之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 中 書 右 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壁 丘崇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繩

余端禮字處恭衡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間賦丁絅錢率三氓出一繙不輸絅而折其估一
繙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
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譽其氣敵彊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不庭者譬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
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
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
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憂而擊
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率於黃池之役而越兵
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蹶其後而感之

若高祖之迫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見責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睿謀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饒州還爲吏部侍郎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

汝愚所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曠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怛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卽皇帝位王流涕遙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爲陛下計乃爲太上皇帝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憮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禪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遂端禮不能遇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灝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硯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救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卽丐去不許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爲侂胄所制抑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薨授少保郇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肅子巒工部尚書

李璧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憲典國史璧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憲卿諸子孰可用憲以璧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爲正字寧宗卽位徙著作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平章國事遂召璧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達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璧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龔灤水金人憤甚璧乞禦裕首境上詔從其請璧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璧歸侂胄用師意方銳璧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以沮兵議忤侂胄得罪貶璧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爲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憚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璧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不應臣愚以爲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懲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拯瀆民於殘虐前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璧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初侂胄召葉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璧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旣喪師始覺爲蘇師且所誤一夕招璧飲酒酣及師旦事璧微擿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跨

非竄讒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驛又晉郭倬李汝翼憤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參知政事金遣使來徵示欲和意三密以聞璧貽密書俾遺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不復以和爲意璧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爲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密璧力爭言三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三密邪吳瞻拔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閩璧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爲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璧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故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璧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禍璧曰嘻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璧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璧言事留恐泄侂胄迄誅璧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璧反復詭譖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璧實預聞乃令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入益昌��王人略閬剽果至遂寧璧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璧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

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盍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壁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閑書百五十卷璧父子與弟壘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

三蘇云

王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爲建康府觀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內治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亟道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譖也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勅築三月堰成三州烏鹵復爲良田除直祕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弊折閱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爲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麻九月晦與統天麻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麻法異同合從會慶節

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勑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密
憾之嘗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
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卽位召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卽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
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復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
檄利路提刑楊虞仲往攝興州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復兼利
西路安撫杲死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詔者乃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赴召以中丞
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旣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
平日主復讐莫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首倡非常
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福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
必誤國矣進數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密因贊曰誠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

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論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聲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
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僞平章宣撫既寢尤
不宜輕舉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尙書江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圖宿壽旣而師潰侂胄
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償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
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秦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
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
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
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
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請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
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
遣陳璧充小使璧回具言金人詣使介旣欲和矣何爲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
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旣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宣題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

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轉招慰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穎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爲額分爲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注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椿庫以待軍用至紹興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寶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椿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

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浸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灤因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愛狎終於恣橫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譖直如此
吾黨不逮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卽位改婺州未上提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幼思出知泉州建寧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侂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
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速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
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諭之以呈
橐誰肯披肝瀝膽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曠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檻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
甚至子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劄

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敵此聽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幼思子祠侂胄歿後召首對乞用
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
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胄既誅
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蓋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譏樞
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
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胄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去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
以聖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
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畱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
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
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卽効思藩臣僭諭麻制鐫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
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胄方議用兵紹節
至郡議修築古城柵造砦柵專爲因圍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諧於侂胄謂紹節但爲城守徒耗財力
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
量國力浪爲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爲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
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
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內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
其言遣內所親以帛書達上意內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
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爲殺掠遠近苦之崇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爲寇者紹節杖殺
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內宣撫四川或言內有異
志語聞廷臣欲易內紹節曰方誅曦初安內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耶紹節
願以百口保內內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
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李鑾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擢綿州歲祲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餉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鑾嘗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鑾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鑾相度以聞鑾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既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鑾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旣樂與官爲市遠邇譖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鑾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闢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鑾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鑾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鑾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鑾也上意方嚮用而鑾亦欲奏鑾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鑾能官致仕恩外

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夫有不爲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爲怨後繫總餉事挺謬奏軍食惄惡孝宗以問繫繫滅其様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旣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繫請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崈皆諫侂胄以輕兵召督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廩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夔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元 中 書 右丞 相 總 裁 脫 脱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 軫王庭秀附

仇 念 高 登 蕤寅亮

宋汝爲

鄭軫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爲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僕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卽位擢監察御史選右司諫升爲諫議大夫帝至杭州軫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秀以爲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數庭立面折二凶且謂逆賊凶焰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爲者乃上章待罪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軫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軫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羣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羣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